

“奇卡纳女性主义者”、作家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

石平萍

内容提要: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西语裔女作家之一,她的创作根植于以墨西哥裔为主的西语裔文化传统,深切关注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传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有助于读者了解以她为代表的西语裔女作家的政治诉求和艺术风格。

关键词: 美国墨西哥裔 女性主义者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5)03-0016-03

受到相互关联的多种思潮影响,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等,80年代的美国社会和文坛重新焕发对种族、性别问题的关注和热情。借着这股东风,以前难有出头之日的少数族裔女作家纷纷涌向前台,她们站在各自族裔和性别的立场,发出属于自己的铿锵有力的声音,产生的强烈反响成功推动美国文学典籍和主流女性主义向“去中心、多元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佼佼者有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等人。若论及最有影响的西语裔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不能不提。

西斯内罗斯常常以“奇卡纳 女性主义者”自称,她受过诗歌方面的专门训练,不仅诗写得好,小说和散文也拥有广泛的读者,是“一位文思泉涌、摄人心魄、诗意盎然、善于抒情的作家”。

西斯内罗斯(1954—)出生于芝加哥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墨西哥移民,母亲是墨西哥移民的后代。她有6个哥哥,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哥哥们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从小就把小妹妹晾在一边,不带她玩。他们常常调侃她,说她迟早要嫁人改用丈夫的姓氏,所以她不算西斯内罗斯家的真正成员。西斯内罗斯很小就有了性别意识的萌芽,她隐隐意识到,在西语裔族群的文化传统中,女性没有独立的

自我和身份,她们只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或母亲。同样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西斯内罗斯在英语和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从小还接受西班牙语和墨西哥文化的熏陶。

学校是西斯内罗斯全面接触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地方,在这里,她饱尝了自卑、羞辱和愤懑的滋味。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她学会了用英语写作,遭排斥的求学经历也使她更加清楚和坚定自己的阶级、种族和性别认同。对于一个向主流文化进军的少数族裔女作家而言,后者至关重要。1976年她大学毕业后进入久负盛名的依阿华大学作家坊研究生院,学习诗歌创作。

研究生班上的同学大多年纪较大,来自富裕的中上阶层家庭,从小在贵族学校里接受艺术熏陶,根本不把内向自卑的西斯内罗斯放在眼里。她开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创作定位,发现与同学及模仿的作家相比,自己作为墨西哥裔女性的经历不仅独特,而且是同等重要的创作题材。她说:“那一刻我

Chicano 的阴性词 Chicana 的音译,意为美国墨西哥裔女性。参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墨西哥裔人率先用 Chicano 自称,与 Mexican American(墨西哥裔美国人)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但一些学者认为两者的涵义不尽相同:前者着眼于与美国尤其是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联系,后者强调墨西哥裔的民族身份;前者隐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意识和政治行为,而后者比较中性。

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我认为自己确实与众不同,我的创作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声音。”

至此,西斯内罗斯重拾对于族裔文化和传统的自豪,开始摆脱求学期间一直折磨她的自卑感。她认识到,给她压力、令她自卑的幕后元凶是主流社会对西语裔美国人、尤其是穷人的偏见和歧视:“美国主流社会对我们了解太少,他们只知道我们是野兽、怪物一类的东西,他们有一整套针对我们的歪曲认识。”西斯内罗斯不能容忍美国文学中西语裔形象匮乏或被扭曲的现象,但要改变被隐形和被噤声的历史命运,只有靠本族群作家自身的努力。她把纠正刻板形象、反映西语裔的真实面貌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创作使命。西斯内罗斯也意识到本族群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失语,她决意颠覆或阴险善变、或温柔无助的女性刻板形象,塑造个性丰富、意志坚强、富有人性美的西语裔“女强人”。她说:

读到对我们族群一无所知的人写的作品,或者了解我们族群却不了解女性半边天的男人写的作品,常常令我忍无可忍。我觉得拉丁裔男作家歪曲了拉丁裔女性形象。历史中女性的缺失让我沮丧。一般情况下,尤其是你寻找拉丁裔妇女的信息时,结果无非说她们是某人的母亲或妻子。

从研究生院毕业后,西斯内罗斯回到芝加哥,为养活自己,先在墨西哥裔社区教退学的高中生,后来回到罗耀拉大学做行政助理。这些工作经历使她进一步贴近和熟悉西语裔青少年的生活。

1980年,西斯内罗斯发表处女作、诗集《坏男孩》(Bad Boys)。墨西哥裔著名诗人加里·索托把它收入自己主编的墨西哥裔诗歌系列,由加州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诗集塑造了一系列虐待女性的坏男人,这是西斯内罗斯喜欢写的主题之一:作家日后的语言风格、意象和技巧的运用也初见端倪。尽管诗集引起的反响很有限,西斯内罗斯没有气馁。1982年,她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颁发的小说创作资助。

1984年,西斯内罗斯的长篇小说《芒果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由休斯顿的公众艺术出版社出版。翌年,该书荣获著名的前哥伦比亚基金美国图书奖,奠定了她的作家地位。《芒果街的房子》的写作始于依阿华大学作家坊,灵感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房子的课堂讨论。小说背景设在作家长大的芝加哥波多黎各裔贫民区,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

《芒果街的房子》是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埃斯佩兰萨·科德罗的墨西哥裔女孩,居住在西语裔聚居的芒果街上,她个性敏感,观

察敏锐,街上发生的一一点一滴都被她看在眼里。小说一开头,科德罗描述了贫困的家境和因此受到的歧视,内心非常憧憬拥有自己的房子。她注意到邻居对西语裔怀有恐惧和敌意,总是迫不及待地搬离芒果街。更让她触目惊心的是芒果街上其他女性的遭遇:她们或者早婚,逃脱专制霸道的父亲,不料嫁了个虐待成性的丈夫;或者极富才情,却因社会偏见和过早陷入婚姻牢笼而变得庸俗愚钝。诸多的见闻使科德罗深刻感受到处于美国文化边缘的西语裔,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困境、挣扎与无奈,她决意改变自己的命运,冲破阶级和性别的樊篱,成为作家。小说结尾,科德罗决定去外面闯世界,但她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表示一定会回来帮助那些无法走出芒果街的人们,改变芒果街的面貌。小说把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故事融为一体,语言极富诗意,生动优美,感情真挚,人物心理刻画入微,读后无不动容。全书由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的44小节组成,结构不同于一般的长篇小说,更像短篇小说集甚或片段集,最短的小节不到200字,最长不过2,000字,形同“一部瞬间抓拍的怀旧影像大全”,牢牢地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和心灵。1987年,她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颁发的诗歌创作资助,同年,诗集《我恶劣的、恶劣的行为》(My Wicked, Wicked Ways)出版。这部诗集从一个较为成熟的女性角度,探讨男女之间的爱情和父权制社会里妇女对独立、自由的追求。西斯内罗斯自称是“把刺扎进狮爪的老鼠”,塑造了一个质疑和挑战传统性别规范和角色的“坏女孩”形象,有评论称之为“坏女孩”性政治。作家用词如同画家运笔,简洁传神,颇具简约主义风格,每个单词及其声音、形状和位置都匠心独运,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感触。

1991年,凭借上述两部作品的成功,西斯内罗斯成为第一位与主流大出版社签约的墨西哥裔女作家。著名的兰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吼克里克语的女人及其他故事》(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同时发行了《芒果街的房子》的平装本。同年2月,《出版家周刊》称她正在超越“少数族裔作家”身份和西语裔读者,是向主流文化挺进的少数西语裔作家之一。

与兰登出版社签约意味着拥有主流社会的大量读者,这对西斯内罗斯创作《吼克里克语的女人及其他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把所有22个短篇的背景都设在墨西哥或者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交界的地方,“试图通过刻画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拉丁裔美国人,使美国主流社会认识到拉丁裔族群的多

元化”。这些阶级出身、教育背景各不相同的人物身上凝聚着作家对本族群人民和历史文化的真情实感。作品深植于墨西哥族裔的文化传统,大量调用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和俗话,作家采取修正主义立场,对这些充溢男性中心意识的素材进行改写,为打碎女人的精神枷锁、争取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服务。另一大特点是该书如散文诗般的语言风格。有评论说西斯内罗斯的本质是诗人,从《芒果街的房子》到该小说集,她的小说无一不是“加了长度、对话和些许情节的诗歌”。作家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该书被各种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广为评论,还赢得了国际笔会年度最佳小说奖、兰南基金会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被《纽约时报》和《美国图书馆杂志》评为当年最值得注意的图书之一。

1994年,另一家主流的大型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出版了西斯内罗斯的第三部诗集《荡妇》(*Loose Woman*),翌年发行了《我的恶劣的、恶劣的行为》的精装本。诗集的主题仍然是爱,既有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有其他形式的爱。诗集中的墨西哥裔女性坚强、独立、有主见,她们似乎早就摒弃了对父权社会的天真认识,不顾一切地追求身体和精神的独立。1995年,西斯内罗斯获得了倍受推崇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奖金。据说获奖后一小时,作家就回到居住的得州圣安东尼奥,为学生讲授墨西哥裔艺术。无论多么成功,作家都不曾忘记自己的根,她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刷成亮紫色,因为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墨西哥文化中表达骄傲和自豪的颜色。

酝酿多年之后,2002年西斯内罗斯推出长达464页的小说《条纹大披巾》(*Caramelo*)。该书可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制,大到墨西哥历史和美国墨西哥人移民史,小到家族历史和个人的成长历程,错综复杂,引人入胜。小说讲述一个名叫塞拉娅·雷耶斯的墨西哥裔美国女孩,每年都随父母去墨西哥城看望爷爷奶奶,这显然是基于作家亲身经历的艺术再造。通过这样的跨境旅行,塞拉娅和奶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不仅了解了奶奶的过去、父母亲的相遇相爱,对墨西哥历史、文化的认识也更深入。塞拉娅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家族历史、祖先文化的继承者,她从奶奶那里继承了象征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条纹大披巾,为自己创造出了一种融合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新型文化身份。小说人物众多,性格各异,每个人都是家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都在塞拉娅的寻根之旅和成长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展现了万花筒般的墨西哥历史、文化画卷,

人物对话中英语和西班牙语并重,鲜活生动,幽默风趣。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作家在此书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并不突出,她致力于挖掘本族群的文化和历史本源,是一部倾注无尽热情和心血的寻根之作。小说甫出,评论界反响热烈。《出版家周刊》赞其为“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则预测该书将成为美国拉丁裔文学的“分水岭之作”。

西斯内罗斯的经历集中展现了八九十年代西语裔作家被美国主流文化接受和认可的缓慢过程。她曾说背景与她相似的作家历来都是“美国文学的非法侨民”,待遇等同“季节工”。此言不差,毕竟多少年来,美国文学典籍都由白人男性作家控制,反映的是白人男性群体的特殊经历。80年代后期,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进入大学,课程设置力度的加大,《芒果街的房子》成为斯坦福等大学的教授们激烈争论的对象;这场论争随着西斯内罗斯与日俱增的文名和影响,最终偃旗息鼓。如今《芒果街的房子》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和高中的教材,西斯内罗斯也被视为西语裔作家的代表人物,于1998年入选《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在美国文学典籍的重构当中,西斯内罗斯与其他少数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一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的成功为以写本族群题材为主的西语裔作家带来了福音和希望。

作为在主流文化中最活跃、在经济上最早成功的墨西哥裔女作家,西斯内罗斯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她拒绝牺牲族裔身份以彻底融入主流社会,相反,愈成功,她对本族群的认同、她的社会责任感愈强烈:

作为一个作家,这个族群的一分子,我觉得应该围绕我的族群而创作,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做一些事促进世界发生改变。我认为有过我这样生活经历和见闻的人不可能没有责任感。如果我熟视无睹,躲避对社会应尽的责任,那我自身就有问题了。……我觉得我的族群——还有我的性别——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有许许多多的不公正等着我去关注。我可以帮助其他女性找到另外的生活出路,让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我能借助创作做到这些,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这就是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表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声音,如彩虹般绮丽的美国文坛中一抹绚烂的亮色。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